



寒松堂全集目錄卷之八

序記傳

觀心約序

潛室劄記序

中明子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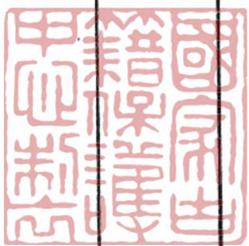
知非錄序

蔚州志後序

湖南按稿序

王明府雲中開荒政蹟序

賑施錄序



藍田餘澤錄序

李文明實蹟序

傅氏家訓序

倪氏家譜序

潘氏家譜序

功過格序

重廣感應篇序

造命篇序

節孝錄序

風木聲序

勉言集序

母壽集序

悼荆紀畧序

好字說小序

集義堂詩序

率庵草序

胡東甌詩集序

宋紫庭詩集序

澹明野嘯序

止齋文集序

雲門全集序

致知格物解自序

贈言集自序

李氏合刺家藁序

王成博文藁序

送解法周成粵東序

賀董承宇耆賓序

壽錫伯長兄六十序

壽張公選先生六十序

壽韓母某太宜人七十序

壽傅母某太夫人序

壽佟母王太夫人序

壽衛母賈太宜人序

壽李太母吳太淑人序

李湘北少司農五十壽序

岳鎮九掌科六十壽序

記

重修蔚州學廟碑記

重修蔚州東嶽廟碑記

蔚州曹侯去思碑記

夢記 告魏石生先生

夢謁孔廟記

夢易記 與王允升廣文

傳

鄒子傳

屯牧道范公傳

方伯馮秋水先生傳

郟縣令宋公傳

趙介庵先生傳

動忍子傳

竒窮子傳

寒松堂全集

卷之八

序記傳

觀心約序

蔚州魏象樞環溪著

蔚蘿之在三晉固裒然所稱文獻藪也嘗攷郡誌所載前代文章氣節之彥筆不勝書有明三百年來學問經濟亦復輩出不乏其在嘉隆之間者如尹朔野先生鄒漸齋先生郝溫泉先生鼎足而立彪炳一時尤今日之典型也尹少負偉畧杓鑿於世所著兩鎮三關志鄉約塞語諸書以學問而兼經濟傳矣郝為

名侍御出秉節鉞入叅樞幄鞠躬盡瘁生氣如新以
經濟而成學問亦傳矣獨漸齋先生者致知格物不
事雕蟲著書名山罔諧里耳海內又安知有漸齋先
生其人哉歲甲午秋余待罪閒署補過抄書友人武
承之手一帙示余曰此吾蔚鄒先生所著之書也垂
百餘年未散佚公盍梓而傳之余捧讀未竟喜躍欲
狂竊見諸篇中究天道之奧窅窺地理之精微昭人
事之觀察而配合辨說玄邈義理悠長有斡旋兩儀
鼓舞萬象之意較尹郝兩公別是一種學問亦別是
一種經濟嗟乎龜龍之字難覩鼎彝之光易藏無怪

乎秘之久而不輕洩也憶余甫垂髫受先大人庭訓
謂先生大父鄉賢公積書萬卷後夢尼山許一弟子
讀之今先生之言聞未聞而見未見殆非人力哉然
而先生自此傳矣以三君子鼎立之學而萃於一方
以百餘年未見之書而獲於一日文獻未墜津梁尚
存余遂致書秋水馮公亟付剞劂將告海內以致知
格物之學矣先生名森號漸齋中嘉靖辛卯科鄉試
未仕卒書名觀心約

潛室劄記序

某往在都下聞祁州有刁蒙吉先生者學道人也中心嚮往久之蓋聞自退谷先生云邇來侍母家居去退谷日遠猶幸時時讀退谷書終以未得先生書為憾然臯比春風近在五百里之內走尺素奉教先生先生歆然若不自足問某者至再因得先生文集若干卷繼得語錄若干篇某卒業作而言曰先生固卓然有道儒者也隐居潛室中靜坐讀書反已格物直認天性本體匪一朝一夕之故每拈一義出一語本之乎四子五經之宗旨折衷乎濂洛關閩之微言斷

之以躬行心得之實理純而確簡而易且大而備俾
聖人之道如日麗天學者之心如湯潑雪一切虛無
頓悟茫蕩支離之談不辨而自明不闢而自止此先
生之學所以正也道之不明吾無慮焉先生服膺梁
溪高忠憲公淵源有自典型尚存不欲明立宗門而
其深造自得顧如此世間有此真師友大為魯鄒生
色某幸與先生異地同堂千秋一日未嘗不為吾道
志喜又未嘗不飲食夢寐於先生一如先生之服膺
梁溪也第某不敏讀先生書不能窺先生堂奧曷能
贊一詞竊聞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生之為

此書也豈偶然也哉行將羽翼聖經扶持教化躋一
世於聖賢之域而無難海內必有傳之者維時祁侯
熊公剖劄行世某不揣淺陋自敘其仰止忻幸之私
附於簡末以報退谷先生非敢敘先生書也

中明子集序

布衣而以理學著稱者代不數人然求其躬行實踐
卓乎立必為聖人之志存萬物一體之心夫亦何代
無人哉憶昔年輯儒言錄一書自元明諸家蒐羅日
久知人論世之下見有度越流俗隱居韋素切實為
已不求人知往往淹沒而不彰又有砥礪名行倡明
聖學大義微言導愚解惑一時信從而賁志以沒者
凡此皆道之所寄也雖拙集未竣購求尚殷其於布
衣尤三致意焉今讀宛陵施先生書竊歎余之耳目
不廣則愧甚矣夫先生之生適姚江之學方盛爾時

師友授受各有淵源先生宗法孔孟並及濂洛關閩諸儒毅然以斯道爲己任故江南十四郡篤志之士從遊甚衆其性善無惡諸篇與門弟子諄諄講說者皆切近而篤實不爲過高之論先生且曰易傳同人之彖曰通天下之志人志之不通而我見之是持吾未見必爲之在聖人矣又曰爲宇宙完人無恒者非人完則至大也恒則至久也旣大且久恐踐之難也夫人者何仁是也能爲仁焉則人也則完也恒也不能當仁焉則禽獸也則弗完也弗恒也又曰隨時隨處把人都做我頭目手足看他迷惑顛倒處盡如孺

子入井時怵惕惻隱滿腔中都是誘掖獎勸意思又曰吾輩無千駟弗顧襟期不能爲堯舜君民事業嗟乎先生之著書立說何其腳踏實地足令天下後世之人聞風興起如此乎及按其行誼乃一一與所言合禪學當闢也則痛絕之傭夫可教也則引掖之且玉成之師事陳九龍先生十三年先生病九龍先生作祈命辭謂先生爲繼往開來道種特以餘年贖先生之命抑何誠也斥所應得絕產爲雙溪義田至今宗族中婚嫁死喪惟先生是賴焉先生之躬行實踐槩如此雖當日遊於焦文端鄒忠介之門太守金公

敦請講學以天下士相待惜薦舉不果徵辟闕焉猶未得大行其道而東南之學者尚翕然宗仰之正不敢以一日之遇合論先生也所惜者天未假年耳先生沒後文孫愚山以文章經術為世聞人余聞其督學山左時衡文較士公而且明庶幾竟先生未竟之志其事叔父與事父同孝行純篤尤至性人也因愚山向與余同仕京師道誼投合介余西席張君一衡緘書寄余屬為先生集序余自愧學道數十年老而無聞行將私淑先生之緒餘奉為晚歲之模楷所謂老成雖遠典型尚存豈非厚幸哉愚山家學有自克繼前徽願與共勉之矣

知非錄序

知與行是一乎是二乎竊嘗疑焉自姚江倡為致良知之說其於大學之致知格物猶未大失也惟當日及門之士頓悟者多謬謂朱子即物窮理為支離之學而以沿門持鉢鄙之俾一部大學幾隨禪窟中余每閱至此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應州左翼宸先生著知非錄一帙寄余商訂三百里之遙如同堂焉既卒業知為先生篤行之事歆然若不自足者筆之於書一以自勉一以勉人也余維大學所謂格物只在天理人欲處格之即物窮理正孔門真派今觀此錄自

立身行已以至待人接物之間步步踏實務去人欲合天理而止知病即藥知非即是此即先生耄年好學實錄也四十九年云乎哉昔陳布衣云真能知之則行在其中矣余反一語曰真能行之則知在其中矣因附先生道誼之末不敢以過譽聞願與先生共勉之

蔚州志後序

夫郡邑之有志猶天下之有吏也上之備 昭代之輜車以是非佐褒貶下之備賢人君子徵文而考獻修教而齊政所裨 王化良非淺鮮其大者揆於時責於守牧為尤重云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制作之期固不可違者王益州襄之為刺史集當時諸文學撰中和樂職頌於今漢紀為烈纂修一事非其人詎易易也乎蔚之有志剏於渤海劉公生和重修於三原來公臨庶幾彬彬可觀而時移勢殊未免闕畧之感值今 鼎運一新文明

輦啓 天子命廷臣修賦役全書孝經衍義會典品級考諸書史局方輿則下而推之郡邑志不應散佚久矣州守李英正其人也刺蔚三年善政未易更僕數若其表表在人口碑者念茲地凋殘困苦之情狀與民休息未嘗頃刻去懷夫豈尋常簿書也哉考績伊邇慨然以郡志為已任謂志係司牧者職守諸凡政令之因革風氣之淳漓食貨之登耗人文之消長核名實絜古今惟掌故是藉奈何以凋殘緩之爰取舊志三卷招集儒生詳加攷訂提綱挈領規以大體大約遵王制不涉賤專重人事不諉氣數敬百姓不

幻仙佛稽實行不尚虛文刪其繁輯其要用以成一代之實錄者厥有苦心焉嗚呼天時啓而文明暢觀人成化纂述原非偶然且分列十二綱以統六十餘目纖悉俱備足以補前志之所未逮異日輜車之採將在斯乎將在斯乎嘗讀兩漢循吏傳見孟堅所取獨重經術曰以文章飾吏治洵哉志之有裨於蔚千百年不刊之文獻也雖然某蔚人也敢言蔚事蔚居神京肩背介在兩鎮三關之間視他郡邑尤為要地若以舊志志蔚亦猶是蔚也乃比季以來歲穀不登閭閻蕭索終歲所入不足以供賦稅之半鬻妻子

而棄井廬者往往見之識者有長慮焉此一編也今昔情狀列在目前猶望後之賢君子掩卷興懷得以終始休息之一局此則作者之意也夫會今歲秋八月余奉 俞旨侍養菽水之暇幸覩成書顧以適際其時且謂舊史氏也問序辭至再弗獲按戴記有曰卿大夫飲射讀法諸禮鄉士夫得以與其事志或其類歟故不揣不文聊紀時與人之相得益章者綴之簡末為蔚盛事云爾

湖南按稿序

余於李退庵先生交數年矣其人大抵言行相顧君子也先生丰骨嶽立外簡而中方與人了不設城府時官侍御首䟽巡方宜修實政先生之言已見一斑未幾奉 命按湖南時封疆初闢大寇未殲官無宦志民無生趣先生從艱難險阻中行察吏安民之事凜如也湖南之紳士父老能言之事竣果以稱職報擢太僕少卿戊戌秋裁缺候補余省親假滿亦候補兩間人時相過從或論詩或評所為古文詞商確可否或以經濟之業法度之書互相砥礪必歸於道而

後已不敢效晉人清談也近者成子我存按閩省有
謂其奏章甚少者余以問先生先生笑曰巡方非言
官也入境以後畏此 簡書職在行矣何多言為遂
出按稿一帙示余且屬余序余受而卒業益歎先生
立言皆從天理王法國體民情之間深思而曲盡之
尤以正己率屬培養元氣為第一義其告誡諸司一
則曰寧褫本院之衣勿取百姓之物再則曰以一官
為重視百姓可欺噫盡之矣又何多言為哉余乃因
先生之言攷先生之行良有可風者辰州界上徐帥
有郵亭之餽拒之不納仍諭以理增其愧而不欲疑
其心嘉魚渡江舟飄幾覆邑令械守者請加罪先生
笑而釋之素知李臬司中梧為海內廉能吏每虛心
諮訪事得共濟初忘上官之分卒成莫逆之交諸如
此類事皆可傳不謂英妙之年志量遠大動合前賢
如此古人一當大任章奏檄文令記室藏之用以自
攷也先生之言既見諸行矣其亦有以自攷乎

王明府雲中開荒政蹟序

間嘗與士君子譚吏治有今人與古人異者不必盡求其同亦有今人較古人難者不必盡求其易祇求不負君民所學者為循吏此循吏所以不多觀也平

王公令雲中雲中兵民雜處田者久荒不薙多逋賦風俗侈而健訟公下車後剛柔緩急協之大道不數月而民治會姜逆變崎嶇戎馬間全家陷賊穴不暇顧單騎諭邑里之應賊者皆下消戰壘供芻糗王師從枕席上過專辦犒師羊酒日至無留行久之郡城拔上命公令大同如故縣毀以西安堡為治所

取創殘餓羸之餘導壅理芴生枯壯弱出入握蛇騎
虎未有數困難成之事解嚴下闔闐之門荆棘茫然
彌望不覩炊烟者即二三就撫父老伏白骨黃埃中
雞不鳴犬不吠登隴畝而循阡陌之間所在石田耳
雲中絕徼田大鹵更兵火故地蕪地蕪無民無民是
無邑也雲無邑當路塞漢唐入而牧者多矣即軍吏
何以禁闌出財物於邊關乎公慮此且熟頃奉有開
墾荒田三年起科之 令曰根本可以圖矣遂懸十
格為招集要領如禁勾攝省徵調給田舍貸種粒等
事皆古人行之成效者公且招且勸農事以外不及

其他邊人素諒公即遠在隣界者亦坦然耕而不疑
浹歲成田九百七十餘頃督府廉公治狀為雲中最
事入當 上意俞陞一級時公為小司寇猶錄宰雲
中勞蹟邀 天子恩不更異於當日無赫赫名者乎
憶公自單騎招降時性命身家輕於毛羽循資陟西
曹口不言功是公不負 君也余向捧 詔過三雲
父老為言逆賊之害曰喪亂餘生賴公保全多今丁
男老穉屋居火食一穀二穀三穀青旗白酒歲歲社
臘以為安伊誰之力是公不負民也而自公視之循
政不見同治亂民如理亂絲不見異勸民引流種樹

冷風清明諸持田器雜兵間不見難當 上意不見
易但曰吾有負於君若民已耳斯其學何如哉召南
陽訓農興利戶口增益劉全椒五日一聽事俾吏卒
就田業公卓然今古循吏中泯其異同難易之迹而
彰其牧民御衆之才如此吾家食公德久矣遂不辭
質言之以慰雲中父老子弟併以勗公遠業云

賑施錄序

余於林兆靖先生未嘗有舊也先撰北遊隨紀一敘
及山水一歌望其爲大儒許其爲仁者說者謂余溯
先生家世淵源雅可稱述乃爾不則以二史郡侯守
應有惠政推尊所出有如此此非余之知先生也余
蓋得之莆陽賑施一事云方先生優游田舍歌咏自
娛饑饉之凶一聽當事者補救之先生可閉戶謝耳
且世靜宇先生業父子兄弟相聚同耕一硯家無三
年九年之儲爲隣里鄉黨餬口計明甚而又乏尺寸
權以傾動當世即欲舉修荒政將何所藉耶先生乃

身倡義施不難舉千萬家父母妻孥之生死任之一
身俾一時同心之人樂輸集事其應如響復爲之籌
畫精詳痾痒關切千頭萬緒條理井然旣著效於維
桑將垂法於後禩先生之心殆無窮也海內講學家
高談性命動稱儒者於人往往無所濟欲立欲達卒
託空談而已余讀賑施錄一書坐而言起而可行用
佐當事爲國恤民德意了無希異於其間安得不以
大儒望之仁者許之乎願先生受梓以公世可代一
部語錄提醒人心卽萬物一體之懷擴充完滿蓋由
此矣此則余之所以知先生也

藍氏餘澤錄序

藍氏之在卽墨也家世淵源垂四百年矣余髮未燥
卽聞而知之丙戌春得與海重同榜成進士且出一
先生門又同選庶常教習年餘見其持重有大器交
益善因詢先世遺業海重輒以不克負荷爲憂散館
以後與余職業殊疑其繼述之事尚有待也尋奉簡
命視學上江自念此行若負 朝廷俾法度文章自
我隕越先人三不朽之業亦自我敗壞不敢且不忍
於其行也亦以公慎二字爲之勗然亦未嘗不諒余
之相與以有成也事竣果以清嚴報方在考較濫觴

之時惟上江獨得中流一柱余喜而下拜曰真藍氏
裔乎真吾友也未幾外任督糧又未幾奔喪歸里皆
余省親抱疴之日不復聞其建監何似戊戌冬再晤
於長安道上海重言其生還自閩之情余亦話及垂
死來京之故涕各數行下手持一帙曰餘澤錄乃三
年讀禮所輯司寇文繡先生侍御北泉先生 封太
史青初先生遺蹟也余捧讀一過凡先世之德之功
之言或在史編或在家乘或在口碑或在篇什者歷
歷可數內蘊海嶽之氣而外發鼎彝之光理有固然
又安能湮沒而不彰耶惟是表藍氏之家世者書匪

一人人匪一代散佚易而纂輯難當日守而藏之者
則太史先生之孝也今日廣而傳之者則海重之孝
也承先啟後之心用是慰矣獨思海重大器也肩此
四百年來之舊家循此視學清嚴之故步自今以往
會有非常之建監傳之天下而書之典冊答 恩遇
而致顯揚先世之業又將恢擴而光大之寧第文字
間繼述已哉時海重伯仲俱在座命余書此以志勿
忘意若駸駸乎無所待焉者矣

李文明實蹟序

余不敏年幾半百終日汲汲求之與人諄諄言之者
實行而已抑何務實者之不槩見也無他爲之者其
名而傳之者其文也名與文無足信遂並其實者而
疑之亦曰名曰文矣無怪乎務實之不槩見也近讀
李文明實蹟則異是文明洪州大族也去蔚不百里
余聞其積德樂善署雲中別駕尤嘖嘖著聲云客歲
捐館舍里人追思不能已徐子雲門撰墓誌銘悉撮
其生平實行勒諸貞珉足以不朽今長子晉陽克繼
先志懼無以懸家乘示子孫乃倣年表故事輯成一

書曰先考實蹟案集中次第如承家訓子捐貲報國
崇儒重道濟人利物諸事皆鑿鑿與余所聞合且知
父莫若子知之真故言之確言之確故傳之最可信
甚矣李君之以實行聞也晉陽據事直書言無溢美
雖竺典道藏禮佛棲玄之細事亦不少諱殆所謂抱
樹噉蔗而不忍忘者非歟是集也藏之於家李氏之
子若孫讀之其立心制行當何如也即公之當世諸
凡守財嗜利之輩讀之其立心制行又當何如也自
我行之自人效之風化之責非學士大夫任之而誰
任乎即世之釣其名而飾其文者未嘗不以實行稱

也不過曰某事令某某德我耳曰某事借某公傳我
耳其爲之後者亦曰如是則孝否則不孝耳昔人云
無其美而妄稱之則不孝必其有美而稱之爲孝矣
况乎懸家乘示子孫肯作一欺人語耶甚矣文明之
以實行聞其爲之後者亦祇傳其實行焉而止也憶
雲門致余書曰公素不爲人作記非其子爲士士而
表其父母者可不作此亦人子也士也仁人孝子之
用心也忍靳一言令之沒沒乎余固信雲門益信文
明之有後矣

傅氏家訓序

古人之爲教也非以繩束之也導其自適而已又慮無以繩束之也移其不自適者使之自適而已大約本乎纏綿懇篤之意發爲溫厚和平之言令人可法而可戒欲哭而欲歌斯其善立教者矣余嘗讀諸葛武侯顏魯公邵康節胡康侯諸公家訓率皆導之自適者也近讀傅氏家訓又以移其不自適而使之自適者也夫導之自適難移其不自適而使之自適尤難導之者性也移之者抑情而復性也天下雖無不可感之人而家庭之間恩常掩義義失而恩且暱矣

何可爲訓哉余於此集讀首篇知母道焉讀中篇知子道焉讀終篇又知兄道焉每篇之中沁乎肺腑洽乎性情恩與義之兼周感與應之立效母以子之適爲適兄以弟之適爲適而子若弟能適母兄之適因而自反其不適以歸於適門以內何融融也郡侯上承母命下體弟心著爲一家言以垂訓後人即作一部語錄亦無不可聞侯初拈筆時且淚且書淚痕透過紙背一日過余庸齋此集適在案頭有客讀之侯在座掩面泣下侯之所以爲文之意其纏綿懇篤固如此昔人有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孝讀祭十二郎文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友余於此集亦云

倪氏家譜序

間嘗讀史至忠臣孝子諸篇思其事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尚為之咨嗟慨慕掩卷流連不能已也當吾世而聞之見之喜可知已余客歲邀恩侍養遶慈膝者年餘問視之暇老母輒命說古忠孝故實令室人眷屬環而聽之為樂門以外事弗問焉今年八月倪金吾日章走一介持家譜草本來索余敘余捧帙知為年友東甌公筆聞於母竟讀忽擊節如平昔讀史狀曷敢謝不斐以辜作者意按譜篇章僅數十乃有先有後有詳有畧有始有終有書有不書每篇之中

於忠孝三致意焉從戎之與嗣家不一世死事之與坐誣不一人大宗之與小宗不一行尊祖之與收族不一目如世家年表序傳誌銘家禮祠祀抑何井井有條也金吾幼失怙王父太保公復不諱乃於出處死生之大繩武繼世之微以藐諸孤悉表而出之不致如杞宋之無徵可謂孝矣然而金吾之孝不止此也金吾數年曾與余同班行望之則恂恂似儒者時或過從日惟讀書賦詩所談職分外絕無躁競一語殆學古有獲而迥出紈袴耶抑有感於太保公之遺言奉為龜鑑耶孟子云事親為大守身為大余益知金吾之成是譜也以昭源本以篤宗盟以誠子孫如是始稱不匱爾雖然天子以孝治天下未嘗不於孝子之門求忠臣余願金吾立心制行不愧古人異日鐘鼎名著帶礪功高有傳之山中者曰此宜與倪氏後人也余且喜藉以慰我堂上人顏色寧復咨嗟慨慕有不相及之感乎東甌公熟讀史且知余當以余今日之言為不佞再以告金吾

潘氏家譜序

藏山潘君山中隱者也質朴醇謹居家惟務耕織間
一入城市如桃花源中人煙霞之氣撲人眉宇所談
自循理樂善外不掛齒頰也稽其行誼尤以孝友爲
重嘗追念長兄篤於孝蚤亡無嗣以次子珉承繼且
割已產之半與之文正之仁公藝之義洵可風哉至
其敦睦親族復欲構家堂置學田贍鰥寡尚有志未
逮近因世代日遠支派日繁木本水源惓惓在念乃
立家譜垂示後人自其西蜀之本籍都門之宦遊以
迄定興之遷居悉記載焉後之子孫瓜瓞綿綿當不

忘今日繼述之意覽是譜者亦可以知藏山之隱德
矣因其問序於余聊爲表而出之如此

功過格序

袁了凡先生功過格爲長吏模範垂六十餘年矣舊
日刊行海內者甚夥而衛帶黃朱崑海兩先生嗣於
雲中授剖劄時余膺鄉薦兩先生出示余余讀未
竟知兩先生學問經濟不在清獻公下及誠所屬吏
諄復嚴切者只此功過二字諸吏莫不受而循之會
甲申之變罵賊殉難血灑巖疆正氣猶耿耿在宇宙
間兩先生有功無過之初心死而後已嘗再讀其書
固無異兩先生焚香告天時也今余既入官矣思士
大夫不負所學不負 天子者何事亦惟是省躬治

物勿之有欺耳勿欺於人有何不可告人之心勿欺於天有何不敢告天之事既不敢告人復不敢告天必恣吾威福為所欲為視宦途為壟斷以人命為草菅冀得富貴世世享之未幾而禍及其身或其子孫始欲微倖微功懺悔重過噬臍何及哉昔人云惟府辜功又云無倚勢作威無依法以削蓋官者勢與法之藉而功過之府也其於吏治也功多則臧過多則否其於民生也功多則安過多則危其於立身接物也功多則得過多則失功過何等關係可冒昧恣睢而不知簡點乎歐陽文忠公喜與人談吏

事張芸叟疑而問之文忠曰學問止於潤身吏事可以及物况乎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持此勿欺之一念日省月攷何患過多而功少且當其自作自記晝作夜記如神燃其照鬼瞰其旁欲鋪張一事覆藏一語不可得果人為之乎天為之乎抑赫赫王章為之乎一思再思吾誰欺乎今諸君子遭逢聖主幸際建立之時朝而攷政夕而糾虔夜求無憾而後即安雖趙清獻焚香之告又何多讓若立成格以啓後學模範具在茲書未可焚也故余既服帶黃崑海兩先生之教而併欲以了凡先生之書

告諸海內之既入官者

重廣感應篇序

天有教而不言則寄之

天子

天子有教而不勞

則責之臣工夫內外大小諸臣皆所以奉

天子而

廣天之教者也天之生人有善無惡人自溺於險危嗜欲中遂有甘心為惡而不之顧者矣久之並不自知其為惡惡將日積焉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先儒解之曰不移非不可移也直不肯移耳噫人之不肯者失教故也余平日謂身教上等人言教中等人法教下等人身與言顧不重且急哉余家居終養荷 聖恩者十年每與州大夫同有移風易俗之

志而州大夫亦每以教化鄉里望余為首倡余自愧
躬之不逮言之徒勞不若存鄉里間渾厚淳良之質
以俟在位大君子各有施教地也自先慈見背讀禮
方終州大夫三韓修公持其賢昆仲郵寄感應篇注
釋示余余捧讀一過見其為善去惡與福善禍淫之
說本經據傳昭然洞然堪與理學相表裏世道人心
實嘉賴之未幾州大夫又付梓人矣一日登余堂屬
余為序以廣其傳余作而歎曰州大夫之教思無窮
有如是哉竊念州大夫居家孝友治民仁慈待人接
物惟有禮讓以此為教感應在身矣復重刻是編因
余有智者信理愚者信事二語不以為謬也蓋天下
之人不過智愚兩種耳智愚皆化又何事焉則是刻
也感應又在言矣身與言合是謂心感挽其險危嗜
欲歸於渾厚淳良是謂心應乃所以廣 天子之教
而即所以廣天之教也不獨蔚也行將布諸海內俾
家傳戶誦風移俗易凡 王法之所不及者從容漸
漬以佐之州大夫可以為臣矣

造命篇序

大學勿自欺三字聖賢教人過關處也學者童而習之長而忘之且棄之矣噫不讀書者吾無責焉爾讀書而不能得三字之用良可歎哉夫此三字者父不能貸之子兄不能貸之弟而往往不能用者蓋由聲色嗜好之紛紜日陷於中而不能自覺也今人知識方開父師始教耳聞目見巧偽百端方其習之時即作昧心事及其長也機智愈熟掩飾愈工勢必忘之棄之以至飲食居處衾影夢魂無時無地不有欺字在豈一生讀書祇學自欺二字耶抑未有以提醒之

故也余見士大夫刊刻感應諸書甚多提醒世人不為不詳切曲盡第恐言之而不行是已先自欺而欲人之不欺其可得乎余妻之姪李生天葩天姿過人耕讀為業奉妻兄恒嶽先生庭訓循理樂善濟人利物世世以之其子若孫必有光大其門者茲得造命篇一帙藏之家塾以課子孫又付諸棗梨以公同志因問序於余余讀至不欺暗室一語知書中大意頗與余合遂喜而序之為天葩勗也蓋諸格自記功過本諸袁了凡先生工夫在人不知已獨知之地省察在可對人可對天之時始而勉強久而自然打過自欺一關便是聖賢地位學者顧可忽乎哉或曰此於勿自欺則得矣於造命何涉余笑而不知所答以俟會心者自得之

節孝錄序

割股非經也固矣然事雖非經心有可取者余讀王孝子傳而重有感也孝子一庶人耳律之以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則甚難第推其心謂股母股疾母疾也以吾所得於母之股療吾不能代母之疾疾苟愈安問經耶設余過其鄉叩其廬呼王孝子而責之曰爾何為是非經者王孝子必曰唯唯又必曰否否世有割人之股者吾知其非經不敢為也余必曰人股可割乎王孝子必曰凡攫人之財奪人之產俾其人痛心疾首女哭兒號吾但取以奉吾親也此與割人之

股何異念吾母處艱難困苦之餘當死生存亡之際
吾自割吾股耳於身何毀於心何憾焉余聞此數語
寧不汗顏而退也哉故曰事雖非經心有可取也余
尤有感者孝子之母固節母也一門之內母以節著
而子以孝稱溯厥淵源抑又遠矣傳曰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今則求孝子於節母之門庶人之家顧可淹
沒不傳歟宜其鄉之紳士長老亟亟乎表而出之也
吾蔚楊子廣生司教高陽介在完封有風教之責屬
余一言以志同善余不揣濡筆而書之以復楊子粘
於首蓿齋之右孝子王學斯完縣人

風木聲序

李子晉陽英年美質在洪州稱佳士云平日雅有稽
古勵俗之志往往於家庭間事不遺餘力焉曩因其
尊人蚤逝方哀毀中出所輯實蹟一帙按年紀事大
小悉存孝子用心頗云周摯余讀而序之表其書以
風當世矣近又覽晉陽五七言近體詩若干首大抵
因風木而作也夫孝子之於親終身焉耳遇生辰令
節如見如聞悲感之聲尤不容已迨至登山臨水問
月看花之處以及兄弟友朋論文對客之時曰某某
是吾親之所居也某某是吾親之所遊也某某是吾

親之所敬而執樂而與也抱之為情抒之為言或不
自知其為詩即知為詩而工拙得失俱不暇計矣晉
陽風木之詩有自來乎嗚呼詩之為教也孔子謂一
言蔽之而歸於思無邪晉陽之思其親而不能忘是
得詩之正者也若夫立身行道以光顯家庭孝子之
為思也無盡晉陽當知自處焉勿負余再序之意

勉言集序

余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然則言之不朽
者舍倫常何由哉而世之論者曰某文某名公巨卿
之所為是可傳也不然而曰某文某韋布山人之所
為是可傳也迨叩其文之所以然未知於倫常為何
如也余論文則異是夫言者心之聲行者言之表有
是心則有是言矣有是言則有是行矣其自名公巨
卿以至韋布山人凡其發於心而見諸行者舍倫常
固無由也近讀徐子雲門勉言一集深有合於立言
之道矣夫雲門一韋素耳平日著書可等身名嘖嘖

雲晉間每詩一章文一篇出相與咨嗟而歎賞者久之今授梓獨勉言若干何也雲門垂老不仕名位不逮所親將追溯庭訓以及負笈授經時其猶有手澤之思乎且積學有年於古今治忽成敗得失之故抵掌而談不啻身履目擊若誌譜諸編又未始非文獻之一徵也海內讀是集必有咨嗟歎賞想見其為人而並及其淵源者則真不朽矣汗牛充棟之書又何補焉余益知雲門之文之所以然舍倫常固無由也

母壽集序

家庭之間情至無文非無文也一言一笑一菽一水苟可以得親之歡心天下之至文出焉即人之操一歌一咏而升堂者亦莫不曰是母是子情之所不容已也古人揚名顯親必本之立身行道良有以哉近讀王子允大所集壽母詩皆人所贈言為其母壽者也余因是思允大之情益思余與允大相與之情矣允大為余己丑分較所得士自縣令以迄提學臬司歷官垂三十年克承母訓惟謹而余亦以一日長往往諄切玉於成方其作令也余以循理守法安命六

字箴貽之書曰此六字當兢兢奉之或可望竿頭一步不則得以保縣令而歸亦庶幾父母不受辱子孫不致禍耳歲滿果擢兵曹主政及視陝西學政時余家居侍養於其行也則又寄書曰足下善事慈闈色養備至今凜凜簡書生平一日與其得罪於寒儒素士也寧得罪於卿大夫昔令師孫興公先生之較三晉士芳規具在焉太夫人亦未嘗不愛其子一如興公先生之為提學也不佞與足下片紙隻字從此斷絕即足下有起居於不佞者亦付之水火不敢開三年竣事即擢江南臬司奉母就養晨昏相依允大

慰甚未幾其母以春秋高思歸里弟舉武科亦授官此允大之情所以動也既得請又賦詩見志余覽而答之曰太夫人年高兩子俱仕誰為菽水情實難堪聖主以孝治天下凡忠君者必愛親皆朝廷教

之也門下素有至性此舉顧不美哉歷述三十年情事知余之始終與允大相成者蓋如此余既以立身行道之事望允大果以立身行道之事報之允大足以致人之歌咏而無愧與夫士君子歌咏其母而無憾焉者皆情也文云乎哉孔子曰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允大有之矣余稔知允大之母賢當必壽願自

今以往日坐板輿出子若孫扶持左右顧而樂之或
夜聽讀書聲紡績聲怡然色喜太和常在家庭間此
則余之所以致祝也

